



Woody Allen

副作用

伍迪·艾伦 著 / 李伯宏 译

Woody Allen

Side Effects

副作用

伍迪·艾伦 著 / 李伯宏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副作用/(美) 艾伦(Allen, W.)著;李伯宏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10

书名原文: Side Effects

ISBN 978-7-5327-6716-8

I. ①副… II. ①艾… ②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6814 号

Woody Allen

SIDE EFFECTS

Copyright © 1975, 1976, 1977, 1979, 1980 by Woody Allen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,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.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,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图字: 09-2010-420 号

副作用
Side Effects

Woody Allen
伍迪·艾伦 著
李伯宏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陈 姝 吴 炎

封面插画 李 媛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2 字数 66,000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716-8/I·4048

定价: 3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39907735

目录

怀念尼德尔曼 / 1
死刑犯 / 7
命运多舛 / 15
UFO 威胁 / 22
辩护词 / 29
库格尔马斯的神奇经历 / 37
毕业典礼致辞 / 53
节食计划 / 57
狂人故事 / 64
忆旧地，怀故人 / 72
作恶多端的时代 / 78
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/ 84
最浅薄的人 / 93
问询 / 106
法布里齐奥餐厅：评论与反响 / 115
报应 / 122
盗贼自白 / 141

怀念尼德尔曼

已经四个星期了，可我还很难相信桑多尔·尼德尔曼死了。他火化时我在场。应他儿子的要求，我带去了棉花糖。我们都很悲痛。

死前，尼德尔曼总是惦记着自己的葬礼。有一次他告诉我：“我愿意火葬，不愿土葬。可要让我跟尼德尔曼夫人一起过周末，火葬土葬我都愿意。”最后，他选择火葬，把自己的骨灰捐给海德堡大学。海德堡大学把他的骨灰抛撒了，还拿了骨灰盒的押金。

我还记得他的样子，褶皱的西装，灰色的圆领衫。他总是想着深沉的问题，所以，穿外衣时，常常忘记把衣架拿下来。在普林斯顿的毕业典礼上，我提醒过他一次。他静静地笑了笑说：“好，至少让那些拿我的理论说事的人觉得我的肩膀很宽。”两天后，他和斯特拉温斯基谈话时突然翻了个后空翻，被送进了贝尔

维尤医院。

尼德尔曼这个人，不大容易让人理解。他沉默寡言，让人误以为冷漠无情。其实，他极富同情心。他曾目睹一次矿难，之后，吃饼干时就吃不下第二份了。他不大讲话，也令人敬而远之。但是，他觉得讲话是种很不健全的交流方式，所以连最私密的事情，他也宁愿用信号旗与人进行交流。

他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德怀特·艾森豪威尔发生争执，被解除教职。当时，他拿着一把地毯掸子，等这位著名将军一出来，就朝他打去，艾森豪威尔扭头便跑，躲进了一家玩具店。（两人在大庭广众面前，为课堂铃声是表明下课还是提示上课争得不可开交。）

尼德尔曼一直希望能安静地死去。“就在我的书和文稿旁边，像我哥哥约翰一样。”（尼德尔曼哥哥在卷盖式书桌下面找音韵字典时，因窒息而死。）

谁能想到，午饭休息时，尼德尔曼去工地看拆楼房，脑袋会被大铁球砸中？这造成他严重休克，尼德尔曼停止呼吸时，还笑盈盈的。他最后一句话如同谜语一般：“不了，谢谢，我已经有了一只企鹅。”

尼德尔曼平常总是同时做几件事，死时也是一样。当时，他正在创作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，书中的理论基础是：“公正的善行不仅更合乎道德，而且可通过电话来做到。”他的语义学新研

究已经过半，他要证明(正如他拼命坚持的那样)，句子结构属于先天性，抱怨牢骚则属于后天性。最后，还有一本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著作。书中印有活动插图。尼德尔曼一直苦苦思索邪恶这个问题，相当雄辩地阐述说，只是在作恶者名叫布莱基或皮特时，才出现真正的邪恶。他也曾对国家社会主义动过心，在学术界酿成一出丑闻；不过，尽管他上体操课，学跳舞，样样都试了，可仍然连正步都走不好。

对他而言，纳粹主义只是一种反对学院哲学的行为。他总想让朋友们认同这一立场，然后扳过人家的脸，假作兴奋地说：“哈，抓住你了。”起初，对于他认同希特勒的立场，批判起来并不难，不过必须考虑到他自己的哲学论述。他拒绝接受当代本体论，坚持认为人在无穷无尽之前，便已存在，虽然人的选择不多。他分清了小写的存在和大写的存在之间的区别，知道其中一个更可取，但从来就记不住是哪一个。尼德尔曼认为，人的自由包含对生活荒谬之处的认知。他喜欢说：“上帝无言，我们人类也该闭嘴。”

尼德尔曼推论说，真正的存在唯在周末才能实现，即使如此，也还需要借一辆汽车。尼德尔曼认为，人，不是脱离自然的“事物”，而是被牵扯到“自然之中”。若不是先装出淡然无关的样子，再忙着跑到屋子的另一端，希望能瞥上自己一眼的话，就无法观察自身的存在。

他把人的一生称作是“焦虑的时间”。他讲到，人是一种命

定要在“时间”中存在的造物，即使“时间”中毫无实质内容，也是如此。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尼德尔曼健全的理智使其确信，他自己不存在，他的朋友不存在，唯一真实存在的，是他给银行打的六百万马克的欠条。由此，他迷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哲学。他这样说：“我的眼睛一看到褐色衫就发亮。”后来尼德尔曼发现，国家社会主义正是他反对的那种威胁，他就逃离了柏林。他装扮成一株灌木，只横着移动，一次快走三步，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边界。

在欧洲，尼德尔曼无论走到哪里，学生们和知识分子们都仰慕他的大名，给予他热切帮助。逃亡期间，他仍挤出时间出版了《时间、本质及现实：对虚无系统性的重估》，以及轻松愉快的专题论著《隐匿期间的最佳进餐地点》。哈伊姆·魏茨曼和马丁·布伯募集捐款，征集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，准许尼德尔曼移民美国，但当时他选择的旅店客满了。德国士兵离他在布拉格的藏身之地只几分钟之遥，尼德尔曼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前往美国。等到了机场，又出事了。他行李超重。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同乘一个航班，跟他解释说，只要把鞋楦从鞋里拿出来，所有行李就都能带上了。此后，两人经常通信。爱因斯坦一次写信说：“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非常相似，虽然我仍不确定你做什么工作。”

到美国后，尼德尔曼一直处于公众的争议之中。他出版了著名的《非存在：若突然出现，该如何应对》，还出版了关于语言哲学的经典之作——《非本质功能的语义学模式》，这本书被拍

成了一部电影，很是叫座，片名叫“夜间飞行”。

因为同共产党的关系，他被迫从哈佛大学辞职，可算是个典型事例。他认为，只有在经济平等的制度下，才会有真正的自由，蚂蚁社会便是个范例。他可以几小时不间断地观察蚂蚁，还常沉思道：“蚂蚁真是和谐。它们的女人要是再漂亮点，就更好了。”有意思的是，当众议院非美委员会传尼德尔曼作证时，他供出了人名，拿自己的哲学跟朋友们辩解说：“政治行动不涉及道德，而且不属于真正的存在范畴之内。”这一次，学术界经受了磨练，直到几个星期后，普林斯顿的教员们才决定严惩尼德尔曼。碰巧，尼德尔曼用这同一个理论作为自己的自由爱情观的依据。但是，两名女学生不买他的账，其中一个十六岁的把他告发了。

尼德尔曼热衷于制止核试验，曾连同几名学生一起飞往洛斯阿拉莫斯，到了计划进行核爆炸的场地，拒绝离去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看来核试验将如期进行。只听尼德尔曼嘟囔一声“哎哟”，就颠儿了。报纸上没有报道的是，他整天都没吃饭。

追忆公众眼里的尼德尔曼并不很难。很杰出，很执着，又是《方式中的方法》一书的作者。但是，我总喜欢回忆私下里的尼德尔曼，头上永远戴着心爱帽子的桑多尔·尼德尔曼。他的的确确是戴着帽子火化的。我确信这是历史首创。还有诚心喜爱迪斯尼电影的尼德尔曼。尽管马克思·普朗克把动画片的原理给他讲得清清楚楚，可还是无法劝阻他给米妮鼠打电话。

尼德尔曼到我家做客时，我知道他喜欢特定牌子的金枪鱼罐头，便把这种罐头存在客人的厨房。他过于腼腆，不承认自己喜欢这种罐头。但是，一旦他觉得屋内无人时，就把每个罐头都打开，沉思道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孩子。”

在米兰，尼德尔曼与我和我女儿一起听歌剧。他从包厢探出身，掉进了乐池。他过于虚荣，不承认是自己失误。结果，连续一个月，他每晚都来听歌剧，重新掉进乐池。很快，他就得了轻度脑震荡。我跟他说，他的意思已经清楚了，别再往乐池里掉了。他说：“不行。再来几次。真的不太坏。”

我还记得尼德尔曼七十岁生日。他夫人给他买了睡衣。尼德尔曼显然很失望，因为他暗示过想要辆新的奔驰。不过，他仍保持风度，回到书房，自己生闷气。后来，他又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满脸笑容，并穿着睡衣参加了阿拉贝尔两出短剧的首演。

死刑犯

月光荧荧。布里索仰面睡着，肥大的肚子凸出来，嘴上显露着空洞的笑容。他像是某种无生命的物件，如一只大足球，或是两张戏票。少顷，他翻个身，月光好似换了个角度，照得他成了一套二十七件的银质餐具，配有沙拉碗和大汤盘。

“他在做梦，”克洛凯提着手枪，站在床边想，“他在做梦，而我，存在于现实中。”克洛凯憎恨现实，可又明白，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吃到上好的牛排。此前，他从未了结过人命。他确实曾杀过一只疯狗，但也只是在的一组精神分析医生确诊那是条疯狗之后才干的。（那条狗要咬掉克洛凯的鼻子，还大笑不止，所以被确诊为狂躁忧郁症。）

在梦里，布里索正在阳光灿烂的海滩上，欢欢喜喜地朝母亲伸开的双臂跑过去。就在他准备拥抱她时，这位满头灰发、满脸泪水的妇人变成了两勺香草冰激凌。布里索呻吟了一声。克洛凯

把手枪又贴近些。他是从窗户进来的，在布里索床边站了两个多小时，一直无法扣动扳机。他甚至扳起了枪的击铁，把枪口插进布里索的左耳。但门外出现响动，克洛凯跳到衣橱后面，手枪就留在布里索的耳朵里。

布里索太太穿着花浴衣，进了屋，打开一盏小灯，看见手枪从他丈夫的脑袋里伸出来。她几乎像个慈母一般，轻叹一声，把手枪取下来，放在枕头旁边。她又把被子掀开的一角塞好，关上灯，走了出去。

克洛凯已经昏了过去，一小时后醒来。醒来时，他一度惊慌失措，以为自己回到童年，回到了里维埃拉；可是，过了十五分钟，还是没见游客，他才清醒过来，明白自己仍在布里索家的衣橱后面。他回到床边，拾起手枪，再一次对准布里索的脑袋。但他还是无法开枪，结束这个可耻的法西斯奸细的性命。

加斯东·布里索出身富足的右翼家庭，早年就决定做专业奸细。年轻时，他上过讲演课，为的是告密时口齿更清晰。一次，他曾向克洛凯坦白：“天哪，我真喜欢在人背后搬弄是非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克洛凯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给人找麻烦，告密。”

克洛凯想，布里索就是为了告密而告密，出卖朋友。不可饶恕的罪恶！克洛凯曾认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，此人喜好冷不防拍人的后脑勺，然后满脸堆笑，不予承认。看起来，这个世界分成了好人和坏人。克洛凯想，好人睡得好，坏人则醒着的时候

更多。

克洛凯和布里索是多年前认识的，当时的情形很奇特。一天夜里，布里索在双叟咖啡馆喝多了，踉踉跄跄地走向河边。他以为自己回到了家中，就脱了衣服上床，结果掉进了塞纳河。他想盖上被子，却弄得满身是水，就喊叫起来。克洛凯碰巧正在新桥上追赶自己的假发，听到冰冷的河里传来呼叫声。那是个月黑风高之夜，克洛凯立时就得决定，是否要冒生命危险去救一个陌生人。克洛凯不愿空着肚子做这么重大的决定，便去了一家餐馆吃饭。后来，他悔恨万分，买了些渔具，返回河边要把布里索钓出来。他先用假鱼饵试，可布里索聪明极了，就不咬钩，最后，克洛凯不得不哄骗说，要让他免费学跳舞，才把他哄上岸，再用渔网罩住。人们在给布里索量身长，称体重时，这两人成了好友。

现在，克洛凯又走近床边，举起手枪。在思量自己这一举动的后果时，他感到一阵恶心。这是一种存在型的恶心，肇因是他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短促，吃普通的胃舒平也不管用。他需要一种“存在型”胃舒平，塞纳河左岸许多药店都出售这类药品。这药片很大，有汽车轮子盖那么大，放在水中溶化后，能够消除因对生命过多的觉悟而引起的恶心感。克洛凯还发现，吃完墨西哥食物后，这药也有用。

此时，克洛凯想，我要是杀了布里索，我就把自己定位成了杀人者。我将成为杀过人的克洛凯，而不是我现时的身份：在巴黎大学教家禽心理学的克洛凯。我选择自己的行动，也就为全人

类做了选择。不过，若是世上所有人都像我这样来到这里，把布里索杀了，又怎么办？真是烦人！这还不包括门铃会整夜响个不停。当然，我们需要有专人代客停车。噢，天哪，想这些道德伦理的事情真费脑子！最好不去想太多。要多依靠身体，身体更值得信赖。参加会议的是身体，穿上休闲夹克还显得好看；要是去按摩，那就更方便，随叫随到。

克洛凯突然觉得，需要再次确认自己的存在。他朝布里索的衣橱镜子看去。（只要走过镜子，他总要看上一眼。一次，在健身俱乐部，他瞧游泳池里自己的倒影，瞧得时间太长了，管游泳池的不得不把池水放光。）没用。他下不了手。他扔下手枪，跑了。

到了街上，他决定去穹顶餐厅喝杯白兰地。他喜欢这个餐厅，是因为里面总是光线明亮，人潮涌动，一般还能有个座位，这可跟家里大不相同。他的家又黑又暗，他妈妈和他住一起，从来不让他坐下。可是，这个晚上，餐厅里坐满了人。克洛凯寻思着，哪来的这些脸？这些脸都模糊成一个抽象的概念：“民众。”可是，他想，根本没有民众，只有个体。克洛凯觉得，这是个了不起的观点，在时尚的晚宴上可以借此炫耀一下。正因为他持有这类观点，自一九三一年以来，就没人请他参加过任何类型的社交聚会。

他决定去朱丽叶家。

“你把他干掉了？”当他进屋时，她问。

“干掉了，”克洛凯说。

“你肯定他死了？”

“像是死了。我模仿了莫里斯·谢瓦利埃。通常都是满堂喝彩。但这次没有。”

“好。他再也不能叛党了。”

朱丽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，克洛凯提醒了自己一下。而且她是最有意思的那类马克思主义者，有着晒成棕褐色的修长双腿的那类。他认识的女子中，很少有人能在脑子里同时想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，比如，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为什么一个人讲演时，你若把舌头伸进他耳朵，他讲得就有点像杰瑞·刘易斯了。朱丽叶就是其中之一。他面前的朱丽叶，一件紧身上衣和一条裙子，他想占有她，如同占有任何其他物品一样，比方说收音机，或是德国占领期间为扰乱纳粹戴的橡皮猪面具。

忽然，他和朱丽叶做起了爱，或者只是性交？他知道性与爱有区别，但也觉得，哪一种都很好，除非其中一方碰巧戴着围嘴。他思忖着，女人是一种柔软、缠绕的现实。存在，也是一种柔软、缠绕的现实，有时会完全把你缠绕进去。那你就永远也脱不出来，只有母亲生日以及担任陪审员等真正重要事情例外。克洛凯经常想，“存在”与“存在于世间”区别很大，无论他属于哪一类，另外一类肯定更好玩。

同往常一样，做爱之后，他睡得香极了。但是，第二天早上，他因暗杀加斯东·布里索被捕，令他一惊。

在警察局，克洛凯极力表示自己清白无辜。但警察告诉他，布里索房间里到处都是他的手印，在屋里发现的手枪上也是他的手印。克洛凯还犯了一个错误：他闯进布里索家时，在客人留言簿上签了名。没有希望了。此案有头有尾，十分明了。

随后几周进行审理，像是一场马戏团表演，虽然把大象带进法庭不大容易。最后，陪审团认定克洛凯有罪，判其上断头台。克洛凯的律师上诉请求宽大处理，但因被发现他提出上诉时戴着假胡须，上诉被驳回。

六个星期之后，在行刑前一天，克洛凯独自一人坐在牢房里，仍不能相信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。尤其不相信大象进法庭那一段。第二天此时，他将死去。克洛凯总以为死亡是别人的事。“我注意到，胖人死的多，”他同自己的律师说。克洛凯自己则认为，死亡好像只是一种抽象概念。他想，人都会死，可克洛凯也会死？这个问题让他困惑。但是，一个狱卒只在牢房里划了几条简单的线，就把一切弄清了。躲是躲不过去了。很快，他就不再存在了。

我将离开人世，他忧伤地想着，可是，脸长得像海鲜馆菜单上某种食物的普洛特尼克太太却依然在世。克洛凯慌了神。他想逃走，或者最好变成什么经久牢固的东西，比如说，一把大椅子。他想，椅子没有烦恼，就放在那里，无人打扰。椅子不用付房租，也不用参与政治。椅子从来不会碰痛了脚趾，不会把耳罩放错地方。椅子不必笑，不必去理发。要是把它带到聚会上，也

不必担心它突然咳嗽起来，当众出丑。人们只是坐在椅子上，这些人死了，又有其他人坐上去。克洛凯的逻辑使他颇为宽心。凌晨，狱卒来了，给他剃头，他装作一把椅子。当问到他最后一餐吃什么时，他说：“你在问家具吃什么？为什么不给我换个新坐垫？”在狱卒们的盯看下，他服软了，说：“来点俄式沙拉酱就行。”

克洛凯一贯不信神，但是伯纳德神父来到时，他问是否还可以皈依宗教。

伯纳德神父摇了摇头。“每年这个时候，主要宗教大都没有空位子了，”他说，“你这么急，大概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是介绍你信印度教。不过，我需要一张护照用的标准照片。”

没用了，克洛凯想。我只得独自去面对自己的命运。世上没有上帝，生活没有目的。根本没有永恒。当宇宙燃烧殆尽时，连伟大的莎士比亚的作品都将消失——当然，对于像《泰特斯·安特洛尼克斯》这样的剧本，这个想法倒也不坏，那其他剧本呢？莫怪有些人自杀了！为什么不结束这种荒诞？为什么还要演完这场称作生活的空洞的滑稽剧？为什么？除了我们内心某处有个声音在说：“要活着。”在我们心内，总能听到一个声音在下令：“活下去！”克洛凯听出来了，这是他保险公司推销员的声音。他想，当然了，菲什拜因不想支付保险费。

克洛凯渴望自由，渴望出狱，到大草坪上跑跑跳跳。（克洛凯高兴时，总喜欢跑跳。确实，这个习惯使他得以躲过兵役。）想